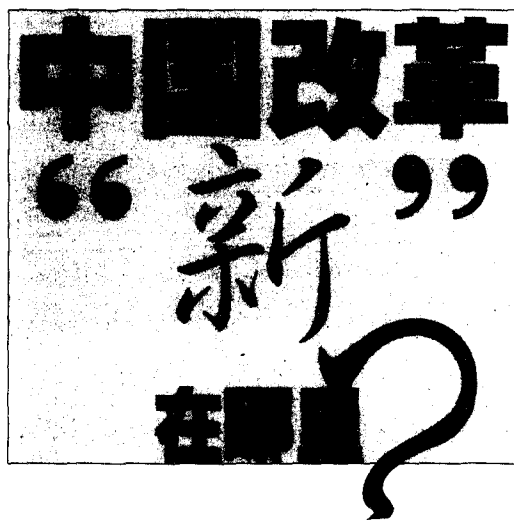


福卡经济预测丛书·反思与展望

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

ECONOMIC OUTLOOK



 文匯出版社

福卡经济预测丛书·中国改革：“新”在哪里

特邀主编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 建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学会常务
副秘书长

石小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秘书长

李泊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

刘树成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刘 鹤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

何盛明

国家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

邱晓华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来光贤

中国工业经济信息工作委员会
主任

郑新立

国家计委副秘书长

顾云昌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

谢 平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特邀专栏主编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万存知

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

王子先

外经贸部发展司

王 斌

国内贸易综合计划司

卢民锋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刘尚希

国家财政部财政科研所

李富强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

严先溥

国家统计局贸经司

杨宜勇

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

吴 强

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

张承耀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郑 杨

首钢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郁鸿胜

上海市计划委员会

顾海兵

中国人民大学

徐宏源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贾大明

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与开发中心

编写人员名单

主 编：王德培

副 主 编：高昌英

周 罡

编辑总监：杨勇武

本书统稿：杨国振

撰 稿 人：王德培

张 弦

冉 波

刘 芳

杨国振

李自伟

王 虎

施瀚涛

何万蓬

王小明

徐 峰

Contents

一、改革重点将发生战略性调整

- 1 1999 拐点 / 3
- 2 多空对峙 / 6
- 3 中国经济进入“新政”时期 / 10
- 4 利好消息叠加预示着什么 / 13
- 5 “十五”规划的前瞻 / 16
- 6 从国企到金融——改革重点将发生战略性调整 / 19
- 7 仍用通胀或通缩判断形势,那就错了 / 22
- 8 痛苦而有效的最后选择 / 25
- 9 中国“新政”两手都要硬 / 28
- 10 市场是创造出来的 / 31

二、不变到变的转折

- 11 不变到变的转折 / 37
- 12 发展仍然是硬道理 / 40
- 13 重点抓好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大事 / 43

- 14 ■ 世界经济的三个动向/45
- 15 ■ 迟到的货币投放,及时的政策转向/48
- 16 ■ 没有突破的“突破”/51
- 17 ■ “两税”将以什么面目问世/54
- 18 ■ 《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魔术”/57

三、左右经济形势的先导力量

- 19 ■ 改革进程中的神秘力量/63
- 20 ■ 税收政策,矛盾孕育着变革/66
- 21 ■ 痛击经济改革的“软肋”/69
- 22 ■ 调整收入的目的及政策预期/72
- 23 ■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困惑/75
- 24 ■ 关于汇率贬值的预期/78
- 25 ■ 金融管制制度的历史歧途和历史机遇/81
- 26 ■ 银行如何越过四座大山/84

四、谁来确定经济改革的方向

- 27 ■ 四中全会意味深长/89
- 28 ■ 谁来确定经济改革的风向标/92
- 29 ■ 为什么要开这个会/95
- 30 ■ 第三种力量崛起/97
- 31 ■ 劳工问题逼近了/99
- 32 ■ 货币会议带来什么/101
- 33 ■ 经济改革的边界在哪里/104
- 34 ■ 两种声音传递了什么信息/107

五、股市异动的根子在哪里

- 35 ■ 突破高位后的茫然/113

- 36 ■ 多空对峙下的新高地/116
- 37 ■ 股市全面进入相持阶段/119
- 38 ■ 全新的股市 全新的挑战/123
- 39 ■ 股市异动的根子在哪里/126

六、国民经济的地壳运动

- 40 ■ 重掌之下的房价“转折”/131
- 41 ■ 房地产业六大盲区/134
- 42 ■ 房市将有小拐点/137
- 43 ■ 房改后价格走势展望/140
- 44 ■ 坐地生金的故事/146

七、新经济：采掘不尽的金矿

- 45 ■ 新生科技企业：采掘不尽的金矿/151
- 46 ■ 创新机制才是经济活力的源泉/154
- 47 ■ 网络时代的新思路/157
- 48 ■ 从 IBM 退出江湖说起/160
- 49 ■ “维纳斯”夭折与“微软帝国”的覆灭/163
- 50 ■ 电子商务，价格令人却步/169
- 51 ■ “注意力经济”：吸引财富的新磁场/172

八、从未有过的曝光意味着什么

- 52 ■ 大购并风云再起，我们又被抛到局外/179
- 53 ■ 一夜之间的革命/182
- 54 ■ 外资逆向而动，并未改变总体趋势/185
- 55 ■ 油价上涨，点燃通货膨胀的导火索/188
- 56 ■ 石油危机将冲击中国/191
- 57 ■ 由呐喊到决堤：教授的 5 万元工资/193

- 58 ■ “质量万里行”的无奈/196
- 59 ■ 外资会有的/199
- 60 ■ 开发西部的八本账/202
- 61 ■ 中国信用问题的市场化革命/205
- 62 ■ 工业项目一个也不投……/208
- 63 ■ 银行与高校结盟,做的是什文章/211
- 64 ■ 谁能预测未来/214
- 65 ■ 从蛋糕模式到火锅模式/217
- 66 ■ 礼花焰火中的警灯/220
- 67 ■ 市场摧毁一切联盟/223
- 68 ■ 你还会选择黄金做首饰吗/226
- 69 ■ 民企境外上市是个重要信号/229
- 70 ■ “20元”——峰回路转的苗子/232
- 71 ■ 国家重组军事工业的真实背景/235
- 72 ■ 从未有过的曝光意味着什么/238
- 73 ■ 政府干预方式转变的前兆/241
- 74 ■ “教育改革”的特别背景/243
- 75 ■ 节假日消费面面观/246

九、棋局中的中国

- 76 ■ 谁是真正的赢家/253
- 77 ■ WTO 逼近银行/256
- 78 ■ 怎样看待 WTO/259
- 79 ■ 格林斯潘的阴谋/262
- 80 ■ 从日本的零利率到中国的利息税/265
- 81 ■ 道指更换成份股揭示历史新篇章/268
- 82 ■ 从美国看中国/273

十、中国企业家注定都是短命的吗

- 83 ■“债转股”能转出什么/279
- 84 ■国企改革挡也挡不住/282
- 85 ■两个“偶然”架起了一个必然/285
- 86 ■“夹缝”中的企业家/288
- 87 ■中国的企业家注定都是短命的吗/291
- 88 ■转型必经之路：从资本到人本/294
- 89 ■谁来承担法律责任/297
- 90 ■“东进取经”取回了什么/300
- 91 ■两种思路，两种前途/303

改革重点将发生 战略性调整

回顾 1979 年、1984 年、1992 年经济的三个拐点不难发现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所赐。1979 年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1984 年的放权让利，1992 年的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搞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些体制上的突破给实体经济注入了巨大的能量，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之相类，1999 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加速了国家职能的转变和企业市场化的进程。体制的释放又进了一步。

'99 拐点

截至 1999 年 8 月末,中国经济曲线呈现波状起伏态势。第一季度增长 8.3%, 第二季度滑至 7.1%, 进入七、八月份国民经济总体运动则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表现在各经济指标纷纷走高。8 月份,全国完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市场销售略有回升,同比增长 6%, 物价降幅基本稳定,外贸出口同比增长 17.8%, 只是在吸引外资上,上半年同比下降 21.47%,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亦有下降。在多头压倒空头的情况下,复苏已成必然。

对于这种经济波伏,主流舆论似乎未能把准脉搏。1999 年 1~7 月份经济由高走低时,普遍的观点似乎未有多少忧虑。而当 8 月份以来,经济形势趋好时,却鲜有人洞察经济的回转苗头,少有乐观分析。这原也事出有因,因为从表面上看,1999 年的情况与 1998 年如出一辙。

从形状上看,1998、1999 年的经济曲线惊人地相似:一季度猛增,二季度下滑,三、四季度增长。深入探究却形似而神非,1999 年第三季度的增长是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之后的必然,拉动经济的动力源与 1998 年的并不一致。开篇引证的数据

可使人隐约感觉到与 1998 年的差别。1998 年的外贸出口、工业生产、国内需求等基本层面均未有明显改善，1999 年在这些领域却有重大变化，尤其在外贸出口方面，国家除增加退税率、配发出口经营权外，在体制改革上加大了力度，如扩大私企、外企占出口的比例，改变传统出口由广东省占主导为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为主，推升了出口结构。由此可见，1999 年下半年出现的经济增长态势，绝非 1998 年历史的简单重演。

1998 年中央针对当时通货紧缩、内需不旺、外需不振，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赤字政策，旨在通过对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带动民间投资启动民间消费，转变依靠出口的外向型战略为内需导向型的增长方式。为此名义上财政增发 1000 亿元国债，银行配套 1000 亿元，实际上国家共投入近 6000 亿元，结果在投资过程中，经济确实有所上扬，而当资金投入被消化殆尽时，持续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便再次调头下滑，表现在 1999 年的二季度 GDP 滑落到 7.1%，究其原因，便是体制的障碍未能真正启动民间投资与消费。

1999 年的增长决非仅仅是增投了 600 亿国债的短期拉动效果，根本特征在于此次经济出现增长的动力源乃是经济体制改革后释放的巨大能量。回顾 1979 年、1984 年、1992 年经济的三个拐点，不难发现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所赐。1979 年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1984 年的放权让利，1992 年的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搞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些体制上的突破给实体经济注入了巨大的能量，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之相类，1999 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加速了国家职能的转变和企业市场化的进程。体制的改革又进了一步。

指标的量增和经济的质变结合到一起使我们认定 1999 拐点已经来到。其基点便是以新的体制改革为特征进程正在进一步加快。在金融领域，金融衍生机构相继出台，一向以垄断为特征的金

融体系开始引入竞争机制，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国企改革上，政策将最终把国企推上市场，国家将从部分国企撤军，让有实力的民企和外企接盘。无论国企还是民企，现代企业制度是改革的最终方向。在立法上，通过《私营企业法》扶植民企，展开竞争，启动民间投资。《招标投标法》旨在改变国家的管理职能，明确国家和企业的买方与卖方的地位。由此可见，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市场化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在此基础上，1999年拐点将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辉煌篇章。

比较而言，1992年的增长带有体制释放和盲动性的双重效应，政兴令行，万马狂奔，经济增速达14.1%，各地诸侯重复引进，各种项目盲目上马，经济泡沫骤然膨胀，其后果是通货膨胀率高昂。以后的几年则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直至1997年实现软着陆。与前几次拐点的高速率增长不同，此次拐点的特征是在平缓的下滑趋势中蓄含着又一个高峰。1999年完成7%的增长计划，仅比1998年下降0.8%，而正是这0.8%的“退步”中孕育出'99拐点恢宏大势的冰山一角，更大的力量将会在2000年的六七月间显露出来。十五届四中全会为拐点的上升规划蓝图，新的政策措施将会轮番出台，为拐点加温。

多空对峙

从目前已有的数据来看,经济已在七个方面有所回升,即工业生产速度连续3个月回升,工业产销情况好转、库存下降,发电量保持较高增长,出口出现高速增长的形势,物价回升苗头出现,储蓄势头明显下降,广东和东北等地区的经济出现回升等……

对拐点即将出头的迹象,理论界却传出一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中国经济正进入一“死亡交叉”的危险地带,前途一片迷茫。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近几年来一直处于快速下降的过程中,1999年1至7月份,不包括集体和个体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12.7%,增幅比前6个月下降12.4%。更新改造投资和其它固定投资处于低迷状态,失业人口剧增,企业频繁倒闭,工业领域气象萧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月份增幅比1季度低1.8%,物价仍处下滑之中。全国目前尚有8000万平方米的空置商品房待售,供大于求的境况下,建筑业也面临向下的趋势。全球通缩尚无明显的回升事实。据此,中国正处于朱格拉周期、基钦周期和库兹涅茨周期的交汇谷底,称之为“死亡交叉”。要摆脱这种困境需要各个经济曲线的齐头

上扬,而经济层面中似乎没有促进曲线上扬的力量。

应该说,“死亡交叉”论确有其实际指标和理论支撑,但这种观念仍有囿于传统理论之嫌。殊不知,当今世界,中美二国的经济奇迹已为传统经济理论所不解,探析中国的命运,绝不能脱离中国特色。此处最值一提的是,中国经济除遵循经济学中的四大周期理论外(即基钦短周期、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朱格拉工业周期、库兹涅茨的建筑周期),还有第五周期,即七、八年一次的体制释放带来经济当量增长的周期。

如前文所述,改革以来三次拐点的出现,都伴随着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这每隔七八年一次的体制突破释放能量所带来拐点的经济现象,就是我国独有的经济周期,即“第五周期”。时值 1999 年,政策层面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又将进入一轮体制突破和释放的“新政”时期。经济指标的变化不过是这一变量的外在表现,而正是指标间的此消彼长,多空对峙,多欲压空的趋势使我们认定 99 拐点的到来。与看空的经济指标相比,经济层面上有一些更深层的变化以及产生的影响将会形成多头压倒空头的格局。外现的形势就是出现了拐点,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经历“八五”、“九五”重化工的原、副材料时期之后,“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将步入更高层次,重化工的中期阶段即装备工业阶段。“装备”的涵义就是在基础产业发达的基础上,进行高水平的工业生产过程。然而,我国的装备工业阶段起点远不及发达国家在此阶段的水平,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在机械设备上都落在后面,所以 90 年代以来国家对基础产业的巨额投入,已使昔日阻碍工业发展的“瓶颈产业”变成今天支撑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支柱”。中国目前过剩的能源工业足以满足装备工业阶段的需要。装备工业时代意味着现在有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进行大规模的转变与更新,由此将引发新的“产业革命”。在大切换的过程中,我国的内需与外需的双扩张已成定局,这将带来中国工业

经济的再次腾飞,带动工业周期曲线的转向。

以文化、教育、体育全面市场化、产业化为特征的后三产时代的到来,将是中国未来经济的主题。这种新兴的第三产业会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带来的经济效益难以估算,其社会效益则是解决下一轮就业高峰的压力,维持社会安定,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我们将重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经济的重大推动作用的过程,后三产的发展将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伴随方方面面的能量释放和产业升级,我国的消费水平也将步入新阶段。目前,国人万元级的消费将随装备工业的来到,向几十万元级的台阶跨越。政府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消费信贷政策的出台,持续降息,开征利息税和即将出台的遗产税等等已使国民对储蓄和消费的天平发生了偏转。一方面国家有 8000 万平方米的空置商品房;另一方面,城市里又有大批家庭因财力不足而被迫放弃购房欲望。可以想像一旦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使居民“乐业”,恢复对未来的良好预期,那么“安居”意愿将很快消化这空置的住宅。况且我们既有充足的高档耐用的消费资料如房子与汽车,又有能够支付这些开支的富裕的白领阶层和愿意为此努力的工薪阶层。国企老总们既不开顶又不保底的收入,以及全民创业中挺立潮头的佼佼者,他们是推动中国消费升级的主力军。

综上所述,经济中多空双方的力量并行交锋,构建起悲观和乐观论调的基石。但深入比较一下,空方因素只是经济曲线下滑的惯性尾巴,启动经济、跨越拐点的因素则是深沉的、浩大的,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所趋。这一势头或许会因暂时的障碍而延迟了到来的时间,甚至有时会出现逆转现象,但是,随着“新政”在“十五”期间的全面展开,体制的释放将为经济发展的大潮开闸放水。中国方方面面的变量都已积聚了再上台阶的能量。据此分析,我们认为,以十五届四中全会为标志的下一轮体制释放周期已经开始。’99 拐点如期而至。但这轮高潮不是排浪型的,而是赢家通吃

的高潮，只有少数人会从中得益，这是此次拐点之后的生动写照。当大多数人还在哀叹生活困苦时，经济已实现了增长，此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中国经济进入 “新政”时期

1999 上半年,中国经济在平稳的表象下,涌动着从未有过的、频繁的、剧烈的、激动人心的震荡和变动。随着改革一张一张的翻牌,许多曾经朦朦胧胧的苗头业已勾勒出逐渐清晰的大势:中国经济进入了“新政”时期。

1. 宏观经济政策走出“左平右衡”的相持阶段,即“正反”两方面效应同时发生的悖论局面,进而呈现出积极的、明确的方向性

在 1998 年以前,宏观政策往往处于一种“左平右衡”、小心探路的状态。例如,一方面斥巨资投向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为制止重复建设强调“工业项目一个也不上”,结果是“削弱”了财政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带动作用,出现财政投资孤军作战的尴尬局面。从 1999 年 5 月份开始,以股市井喷和第七次降息为先兆,政策不再左顾右盼,开始坚定不移地朝一个方向大踏步地前进,从而强力推动经济回暖。

2. 全面推进市场化。经历 20 年的市场化演进,关键领域依旧承袭着计划的血脉,成为进一步转制的障碍